

## 明代“三戴”的正能量诗

□原杰

说起明代奉化诗人,戴德彝、戴洵与戴澳的诗别具一格,充满亮点与“正能量”,颇为后人所称道。

戴德彝(1364—1402),字帮伦,城区人,在奉化可谓妇孺皆知。早年与方孝孺讲学于妙相寺,后同人宋濂门下。其于洪武二十三年(1390)乡试中举,四年后又夺得探花,授翰林编修,三年任满升侍讲。太祖曾对他和状元张信说:“官翰林者,虽以论思为职,然既列近侍,在朕左右,凡国家政治得失、生民利害,当知无不言。昔唐陆贽、崔群、李绛之徒在翰林院时,皆能直言谏论,补益当时,显闻后世。尔等当以古人自期,毋负朕擢用之意。”戴德彝由此感奋,直声震于朝。明建文帝时,先任为左拾遗,参修太祖实录,后任监察御史。“靖难之变”中,方孝孺被杀后,戴不久也被害死。

德彝以忠贞不屈传世,写诗并不是他的强项。考其存世的三首诗作,其中收在王鸿鹏《中国历代探花诗:明朝卷》(昆仑出版社2006年出版)之《岳林寺前》当真实可信。而常被人津津乐道的两首绝命诗疑为假托——不太符合现场场景。可想到诗能设身处地,较好诠释德彝彼时的精忠思想与精神,因而也不妨一读。

第一首为绝句《失题》“全忠孝生平志,况读先贤正气歌。一死成仁臣子分,寸心岂肯计如何。”另一首为七律《绝命词》:“丈夫砥节石如坚,临难何辞鼎釜煎。王蠲捐躯英万古,常山断舌志千年。灵光长照丹心血,飞魂还歌正气篇。碎首今朝知毕业,空留遗憾有谁怜?”诗中提到的王蠲,为战国时齐国画邑(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高阳乡)人,齐国退隐大夫。常山断舌即“断舌常山”,说的是《新唐书·忠义传》中,颜杲卿的故事。王蠲、颜杲卿皆指宁死不屈的忠义之士,德彝当以此两人自况。如果说第一首中规中矩、还有些拘谨的话,那么后一首则激昂悲壮,充满一往无前的英雄豪气,令人为之动容。

相比德彝,戴洵(1534—1597)要陌生得多。其字汝诚,号愚斋,别号樟溪,自称无能居士,也是城区人。明嘉靖四十四年(1565)进士,授翰林编修,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。著有《司成集》。

无能居士自幼识度宏远,落笔惊人,擅作画,诗也写得不错。无论是《忆昔》,还是《过外祖父家》《寄吕东桥》,都写得真切动人,清新脱俗,尤其是刻画人物形态之“新朔拜捉襟”“暮坐青犊归草庐”等句,令人忍俊不禁。这印证诗是一种抵达准确的努力之观点。诚然,那些词句提出来时,是非常有生命力的,是新鲜

的词,唤起人们对事物的感受。

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《翰林松》:“翦伐先曾乞县公,至今人号翰林松。野猿知道非封爵,犹抱寒条候晚钟。八景沉销绝旧踪,百年只得一株松。也知不是无情物,翠色而今作意浓。”……关于这首诗,还有一个世代流传的故事。说的是在原雪窠寺前,有一株古松,大可二十围,高可百余尺。明隆庆五年(1571),当时的县尹欲将其砍伐,翰林戴洵作诗力谏而止,人遂呼为翰林松……本诗记叙的便是这一件事的全过程。今松虽已不存,然尚存此名,当然还有故事。

关于戴澳(约1578—约1644),我们也并不太熟悉,其实他系戴德彝后世孙。其字有斐,号斐君。明万历四十一年(1613)进士。授虞衡主事,后以稽勋郎中假归。曾两度复出,忧时而卒。著有《杜曲集》《丰干集》。

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编著的《宁波历代文选(诗词曲卷)》,明代部分共选录80位诗人,而奉化入选的仅戴澳一人。细读发现,其诗确实不同凡响,纯情真切,诗艺纯熟。如《喜得家书》“思家正苦久无书,忽得家书喜莫如。未及开缄(械:箱子一类的器具)先问客,来从何日别吾庐。见儿封识知无恙,说母平安一似初。还道姊归新抱女,怀中学笑解怜渠。”更难得的是,身处明末清

初动乱年代,敢抨击朝政,忧国忧民,充满正能量;或者说,自觉突出诗性正义,有乃祖德彝之遗风。

其《哀路殍》描写当时边疆白骨露于野的惨状:“死兵烈如归,死疫昏如醉……寒雨时洒泣,阴风每感喟。当途肉食者,谁抱苍生志?”(当途:指掌握政权;也指掌握政权的人)。而《贫民行》则数说老百姓的困苦生活:“贫民养囊驴,主养不主骑。八口仰驴背,执鞭奔恐迟。酷日炙破脑,毒尘惨入皮。但愁驴路顿(路顿:倒毙即死亡),逼恤身困罢。得钱未到家,怒骂忽已随。”如果说前两首诗反映的是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,那么其《燕邸中秋十二绝》则揭露军队的腐败与无能,并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:“虏入檀州(檀州:即今北京密云)逼帝京,不知谁是汉长城。将军此夜仍歌舞,明月空临十二营。”“月应不忍照沙场,千里沙场骨似霜。鬼哭夜深都有泪,化为清露洒昭阳”(昭阳:即昭阳宫,汉时武帝六宫之一。此处代指皇宫)诗既有豪情又有胆略,意境悲凉壮阔,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总之,如果用河流来形容“三戴”正能量诗的区别,那么,戴德彝的诗像暴风骤雨后陡涨的河水,戴洵的诗是白日晴天的潺潺流水,而戴澳的诗,则为百川汇流后的大江,壮阔而涵涌……

三味夜话(52)

## 今年花胜去年红

□沐小风

12月18日晚7点,我还是掐着时间点儿冲进三味书店二楼咖啡吧内的沙龙现场,沈潇潇、高鹏程、原杰、蒋静波、王杰明、虞燕、杨洁波、叶辉、林杰荣等老面孔都来了,还看到两张熟面孔——文学爱好者张桂佳和裘浩锋。王林军则难得一见,2018年他有好几篇佳作登上《散文选刊(原创版)》和《浙江散文》,整个人都自信了很多。一旁的液晶屏上,“回顾2018,展望2019”这几个大字默默告诉我——按阳历算,此次文学沙龙就是2018年最后一次沙龙了。

沙龙主持人高鹏程春风满面,简要回顾了区作协一年来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绩。2018已渐行渐远,总有一些片段让人留恋。大家回忆起那些外出走亲和采风时遇到的人和事,说起海岛与船,月亮与沙滩,以及山里山和湾里湾,曾经模糊的记忆竟然又变得清晰起来。经历如果不是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下来,就如过眼云烟稍纵即逝,所谓的念念不忘,是说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我们得多念叨才不至于忘记吧。

再看虞燕和杨洁波两位的如花笑靥,我分明感觉到文学的火花正在她们周边爆燃。2018年奉化文学圈的热词是“虞燕”和“理想塔”。她的短篇小说《理想塔》在宁波文学周“奉化小说家作品研讨会”上被几家纯文学名刊争抢,在《作品》2018年第1期刊发,又被《中华文学选刊》2018年第2期选载之后,温度持续攀升,引发《作品》杂志首届网络评刊活动热潮,并带来了良好的辐射效应,她的其他小说四处发表、遍地开花。杨洁波则已成为《长江文艺》的常客。《长江文艺》素有“新中国文艺第一刊”的美誉,多年来倍受选刊和读者的关注,也是中国27家文学创作类核心期刊之一。杨洁波的小说已经两次登上《长江文艺》,接下来又有一篇新作即将刊出,她的实力可见一斑。

座谈过程中,大家历数着一年来取得的成绩,收获的喜悦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庞。总之,2018年奉化作协会员创作“小宇宙”持续爆发,亮点纷呈,硕果累累,计划内只有奉化诗人群体作品研讨会因故未能实施,高鹏程向本土老牌诗人原杰和新生代诗

人林杰荣表示了歉意,并保证2019年春天一定促成此事,不留遗憾。接下来展望2019环节,高鹏程提出了一些吸引沙龙人气、激发会员活力乃至促进作协发展的想法,得到与会成员的认可。三味文学沙龙方面:准备建立“双轮值”制度。由作协骨干会员轮值主持,负责策划主题、召集会员、群内预热、现场主持,每年4-6人轮换,由6-12名会员轮流撰写“三味夜话”,区作协1:1配发稿费。同时设置“规定动作”。室内:增设每月荐书、每月一诗、每月一星活动,每项5-10分钟;每年邀请4位区外作家编辑来奉交流,其中市外不少于1名。室外:每年组织户外采风、走亲不少于4次,其中区外不少于1次。

话题说到这里,大家的兴趣立马高涨起来,七嘴八舌之余,初定由王林军牵线搭桥,于农历年内搞一次岳林寺采风活动。可见文学创作的热情跟我们的生活一样,时不时需要来点新鲜感,触发一下好奇心。

宁波市提出要打造十万文艺甬军,我们要动用各种办法发现发动、重点培养、物色吸收一批文学爱好者入会,不断壮大作协队伍;同时继续向上级协会推荐优秀会员,成熟一个,合格一个,推荐一个;还要物色两块地方作为作协创作基地,原则是自愿合作、互惠互利。

大家一致认为,推出优秀作品才是作协工作的重中之重,所以我们要继续利用沙龙讨论修改会员作品,采取会员互评、编辑批阅、名家点评等方式,助力会员创作优秀作品。高鹏程透露,在新的一年里作协将配合文联举办“纪念建国70周年”征文、奉化文学新人作品大赛等多种征文活动,既能发现新人,又能服务大局,一举两得。

最后,高鹏程为我们预演了今年沙龙的新规定动作“每月一诗”,向在场成员介绍了他的作品、刚发上《人民文学》诗歌头条的《海边空屋》的创作情况。他从最初的构思、入笔的视角、个人的经历等等,讲到这些东西的有机整合,至意的碰撞,日常生活的还原,及至诗歌抵达的哲理深度。周遭宁静,我恍惚想起,这个夜晚已离冬至很近很近,可竟然涌动着春天般暖湿的气流。

□雨凡

她真的来了,迈着纤步飘来……

早人去菜市,只听得雪子敲打在瓦砾上,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;踩在上面又有些滑滑的感觉。我在想:这或许是大雪来临的前行者吧!就像音乐的前奏,接下来便是优美袅绕悠扬……

等我从菜市出来,已是漫天白雪。我期盼的感觉,亲临身旁,欣喜!没撑雨伞,领略雪花的恣意,展开双臂,与雪花起舞,飘落脸颊的温润,飘落眉毛、发梢的亲昵,我融化了她,好似一缕云雾袅袅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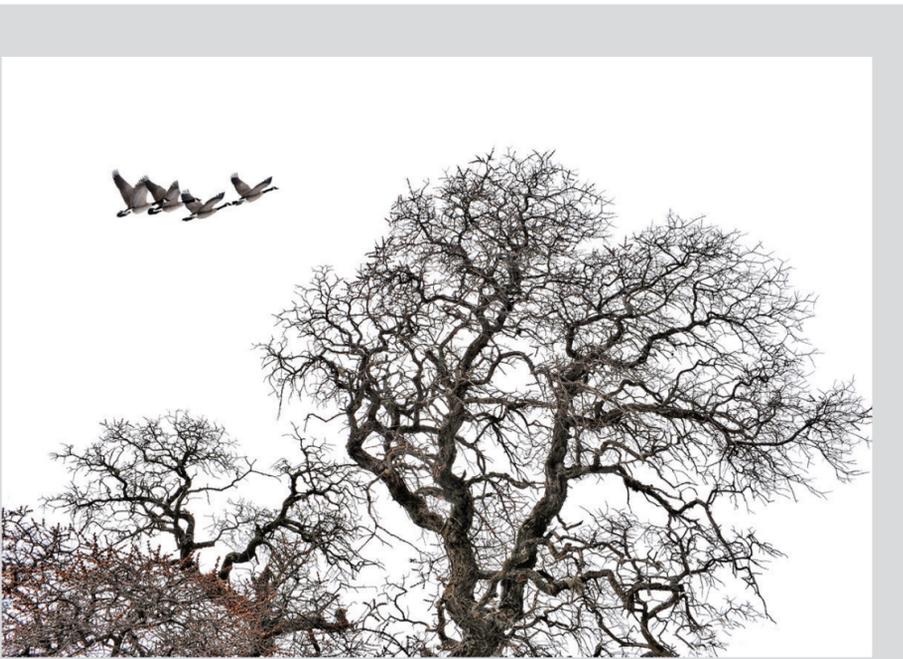
倚窗而立,静静地观赏她的美丽。放眼望去,密密麻麻的银白色,将天地相连,变成银白色的世界。而此时,不时看见一群小鸟飞过,穿梭在银白色间,好像要和雪花相媲美,清脆的鸟鸣使宁静雪舞有了一丝灵动。

雪越下越大,一团团,一簇簇飞舞,忽而柔美舞蹈;忽而疯狂奔放,不时变换轻盈舞姿,装点洁白美丽的世界。我推开窗伸出手,一朵雪

## 诗人的冬天

□纪广洋

太阳的火炉  
疏远了  
月亮的甜饼  
残缺了  
白云的棉被  
雪花飘飘  
大地的床上  
坚冰无限  
……  
终于拭干眼泪时  
已是千百年之后  
另一个  
桃花初绽的春季



雁南飞 汤青 摄

## 怀恋家乡的小溪

陌生的动人画面,把我的思绪一下子带到了过往的美好记忆里。

自从我懂事起,爷爷就多次给我讲述,村里的这条小溪历史十分悠久,用巨石垒成的岸堤,经历过无数次特大山洪的考验,几条用鹅卵石和岩石铺成的沿溪小路,一直延伸至山巅,这些古迹都倾注了祖先的心血和智慧。小溪四季如歌,从不干涸,尤其是到了夏天,随着雨水的增多,会变得更加欢快。清澈的溪水翻着雪白的浪花潺潺流淌,在岸边摇曳的翠竹映衬下,如同一条飘动的彩带。那美妙的流水声,配上那一阵阵如银铃般的山雀叫声,那真是一种心灵的享受。在童年的记忆里,每逢夏天来临,我与小伙伴们都会撒欢般地赤身露体,一起跳到清凉的水潭里,学游泳、打水仗、摸螺蛳、逮石蟹,无忧无虑,尽享童稚浪漫。有时一玩就是大半天,直至手脚起皱、皮肤泛白、嘴唇发紫才上岸,回到家少不了挨父母一顿骂。

村里一栋栋岩石砌墙、土瓦盖顶、全木结构的老屋,基本上都靠溪而建。我家的房子距小溪很近,走上十几米下几个台阶,就到了河埠头。世世代代山里人淘米洗菜、洗涤漱涮,包括夏天男女老少的洗澡冲凉,都有赖于这条小溪。那时村里没有自来水,有的村民为了用水省力方便,把挺直修长的毛竹劈成

两半,去除竹节当水管,将溪水直接引到灶台前的大水缸里。遇上旱季水源不足,还是要靠肩挑手提到溪潭里取水。东方欲晓,晨光熹微,大人们就会早早起来,所干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水缸挑满。年少的我,偶尔也会帮父母减减压,跟踉跄跄学挑水,有时一担水还没挑到水缸边,已经洒得所剩无几。如今,村里早用上了自来水,挑水用的特制木桶和带铁勾的扁担,也已成了时代变迁的见证之一。

溪水养育了世代山里人,也滋养了田园庄稼。家乡山多田少,粮食紧缺,每年要吃上国家一季“反销粮”。分布在村前村后的百余亩梯田,被村民们视为珍宝,每年都会插种两季水稻,溪水自然成了确保丰收的重要资源。那时所有田地都由生产队统一耕种管理,在靠天吃饭的年代,遇上天气大旱,小溪流量锐减,村里就会统一调水,开源节流,尽力提高溪水的利用率。记得有一年持续干旱,刚种下去的晚稻急需灌溉,全村主要劳力都投入了抗旱保苗大会战,年少的我也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,帮着父亲不停用水车车水,将小溪里有限的水“车”上来浇田,尽管显得微不足道,但也尽了一份努力。每当看到满畝稻谷飘香指日又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时,村民们的脸上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家乡的小溪和田园水沟里,随处都能见到鲫鱼、泥鳅、黄鳝,还有螺蛳、石蟹等等。我常跟三叔一起去小溪里捕鱼,通常是吃过晚饭出门,一手举着爷爷特制的火把,另一手拿着带齿的长把铁钳,用不了多久,带去的竹篓总能装得满满地回家。令山里人津津乐道的是,在那个物质相当匮乏的年代,这些原生态几乎都成了老老小小山里人度过饥荒的重要食物,不用泥鳅、黄鳝,就连溪水中潜伏的小小石蟹,卵石上蠕动的小小螺蛳,只要见了一概都不会放过。正处童年的我对饥肠辘辘的生活,也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饮水思源,如果没有小溪的慷慨恩赐,像我这贫弱的山里孩子,也许没有气力走出山村奔向远途,甚至可能难以熬过艰难的昨天见到美好的今天。

家乡的小溪,是我童年少年美梦中时常苏醒的地方。小溪如同一部纪录片,在我的心里放映次数越多,它的画面就越清晰。小溪用丰富甘甜的乳汁养育了山村的祖祖辈辈,用柔软的宽阔肩膀温暖了一代又一代,将自己的一切默默地献给了淳朴善良的山里人,它带走的是岁月的艰辛,留下的是一路欢歌。家乡的小溪在我的心中是永不干涸的记忆;家乡的小溪,你永远是游子心中的歌!

## 雪的遐思

□雨凡

她真的来了,迈着纤步飘来……

早人去菜市,只听得雪子敲打在瓦砾上,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;踩在上面又有些滑滑的感觉。我在想:这或许是大雪来临的前行者吧!就像音乐的前奏,接下来便是优美袅绕悠扬……

等我从菜市出来,已是漫天白雪。我期盼的感觉,亲临身旁,欣喜!没撑雨伞,领略雪花的恣意,展开双臂,与雪花起舞,飘落脸颊的温润,飘落眉毛、发梢的亲昵,我融化了她,好似一缕云雾袅袅……

倚窗而立,静静地观赏她的美丽。放眼望去,密密麻麻的银白色,将天地相连,变成银白色的世界。而此时,不时看见一群小鸟飞过,穿梭在银白色间,好像要和雪花相媲美,清脆的鸟鸣使宁静雪舞有了一丝灵动。

雪越下越大,一团团,一簇簇飞舞,忽而柔美舞蹈;忽而疯狂奔放,不时变换轻盈舞姿,装点洁白美丽的世界。我推开窗伸出手,一朵雪

花飞落,即刻融化,三四朵如同柳絮落入我温馨的“小屋”,瞬间变成了小水珠。不知什么原因,促使我赶忙收回手,任由她自由飞翔。

孩时的我,遇到这样的天,一定和伙伴们在雪地里堆雪人,掷雪球,翻滚打逗,嬉戏玩耍,全身上下湿漉漉,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雪水,回到家里,定然遭到妈妈一顿训斥,甚至挨打,可待到来年,那一幕还会重演。因为那份开心和快乐,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娱乐,故而直至今日,仍旧记忆犹新。

下午,到处是白皑皑一片,真有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之感。草地上也盖上了厚厚的被子,就连光秃秃的枯枝,也被雪花装点得十分别致。

我在为雪花飞舞,欢呼雀跃时。看到一些树枝,被积雪压弯了腰,我真的很担心,再这么下去,枝干会被折断,实为遗憾。如果快乐与喜悦,建立在别人的伤痛之上,那还是不要的好。默默祈福,美丽的雪花止步吧!这样想时,雪停了,心里便有了一份小小的满足。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

关注我们  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 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  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 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 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  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

